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

曹志耘

提要 本文首先讨论了“地理分布类型”的概念,接着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依据,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汉语方言主要的地理分布类型。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首先可分为对立型和一致型。对立型主要包括秦淮线型、长江线型、阿那线型;一致型主要包括长江流域型、江南漏斗型、东南沿海型。

关键词 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方言地图;地理分布类型

零 引言

“地理分布类型”(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是指方言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来的、与山川等具体的地理因素相联系的分布特点和形状。例如长江流域地区的方言在很多语言特征上表现出共同的特点,这些共性特征构成了汉语方言的一种重要的地理分布类型,我们称之为“长江流域型”。

具体的地理分布类型可以进一步抽象概括为某种“分布模式”,例如下文的“长江流域型”可以抽象为“带状分布”,“长江线型”可以抽象为“AB 分布”,等等。但这样的分布模式不能直接反映方言分布和演变的地理背景,本文不讨论分布模式问题。

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与“方言区”不同。方言区是从语言发展演变的角度对该语言所有方言进行分类的结果;它对应于某个地区方言的整体,各方言区之间互不隶属。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是由方言现象(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特点归纳出来的;它是针对方言中的某些现象而言的,同一个地区的方言,在一些现象上的表现属于 A 类型,在另一些现象上的表现可能属于 B 类型。地理分布类型与方言区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方言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西汉扬雄的《方言》就常常以山岳关隘、江河湖海作为描述方言分布情况的依据,例如“关西”(函谷关以西、“海岱”(从黄海到泰山之间)、“江淮”、“江湘”等等。在国外,已有少量研究涉及到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问题。例如,俄罗斯学者扎维雅洛娃(О. И. Завьялова)曾提出区分北部官话和南部官话的分界线——“秦巴山地 淮河线”(参看 Zavjalova & Astrakhan 1998)。岩田礼(2009: 13 - 17)依据《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首次较全面地提出了汉语方言主要的“边界线”和“分布类型”,包括(1)南北对立:淮河线和长江线;(2)“长江”型;(3)古老“长江”型和“楚地”型;(4)东西对立。

新近出版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按照统一规范,实地调查了全国 930 个地点的方言,收集

^{*} 本文曾在“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 年 11 月 21 - 22 日,北京)上宣读。

到 100 多万条第一手方言资料,编写出 510 幅方言特征地图(语音卷 205 幅、词汇卷 203 幅、语法卷 102 幅),为研究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拟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据,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汉语方言主要的地理分布类型,以期推进这一崭新领域的研究。

一 对立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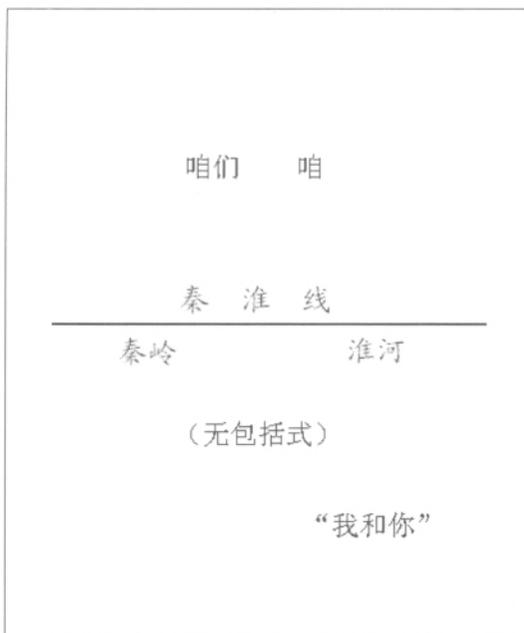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里,地理地形是构成汉语方言地理分布状况的最基本的因素。语言的隔阂主要缘自于山川阻隔,语言的扩散、融合主要由移民、战争、经商等人口流动、人员往来活动造成,而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地理交通条件。反过来说,地理因素一方面导致方言的“对立”,另一方面又导致方言的“一致”。“对立”和“一致”分别造成方言地理分布的两大类型:对立型和一致型。下文就从“对立”和“一致”的视角来考察汉语方言主要的地理分布类型。

1. 南北对立型

①秦淮线型

“秦淮线”是“秦岭 淮河线”的简称。该线被认为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分界线(单之蔷 2009),在历史上,金和南宋正是以“秦淮线”分而治之。在汉语方言中,“秦淮线”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人称代词“咱们”(语法 004^①),在该线以北都使用包括式的“咱们”、“咱”等词,在该线以南,绝大多数地区没有相应的说法,吴闽部分地区使用“我和你”或其他说法来表达。(参看图 1。本文为示意图,详细情况请看《汉语方言地图集》,下文同)

图 1 咱们



又如(线北 | 线南)^②:

蛇(词汇 035):长虫 | 蛇

炕(词汇 106):炕 | 无炕

俩你们~(语法 006):俩 | 无合音形式

大家(语法 009):大伙 | 大家

谁(语法 016):谁 | 哪个、边²个、啥人、底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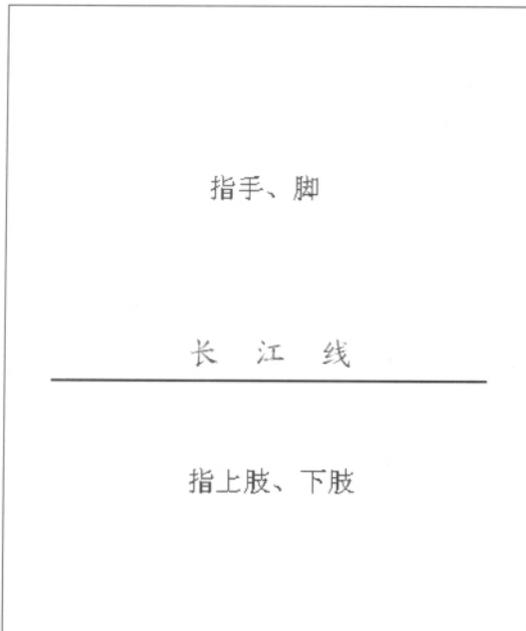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炕”一词今天整齐地分布在北纬 34°线以北地区(山东、河南北部、陕西、甘肃及其以北地区),但实际上在该线南侧还存在一个“无实物,有说法”(没有炕了,但还有“炕”这个词)的地区,因此,从历史上看,“炕”分布区的南端正好就是“秦淮线”。这也从一个侧面(生活习惯)有力地支持了这条地理分界线的地位。

②长江线型

与历史上中原文化持续南进运动相伴随,北方汉语的特征纷纷越过“秦淮线”向南扩散,但很多特征在遇到长江天险时停顿下来。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南方方言作为相对弱势的方言,其语言特征往往只局限在本地小范围内传播,难以突破长江的阻隔进入北方中原地区。因而,长江自然地成为阻隔南北方言的一条鸿沟。

然而,长江全长 6211.31 公里,仅汉语分布地区(从川滇藏交界处往下)就长达约 4000 公里。一项语言特征要在这么长的一条大江的两侧构成整齐的对立分布,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令人惊讶的是,从《汉语方言地图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长江线”(这里指从川滇藏交界处往下部分)的南北对立。例如“手”和“脚”的词义(词汇 068。“脚”闽语说“骹”),长江以北专指手、脚,长江以南指上肢(包括手和臂)、下肢(包括脚和腿)。在《汉语方言地图集》的 930 个调查点中,长江以北只有 20 点是指上肢、下肢,长江以南只有 49 点是指手、脚。如此整齐划一的分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参看图 2。曹志耘等 2008)

图 2 “手”和“脚”的词义



又如(线北 | 线南):

府 虎非晓声母的异同(语音 053): 声母不同 | 声母相同

溪特字的声母(语音 112): 读如晓母 | 读如溪母

下雨(词汇 005): 下雨 | 落雨、落水

说(词汇 123): 说 | 讲、话

疼(词汇 179): 疼 | 痛、疾

不过,位于长江上游南部的云贵地区特别是云南开发较晚,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较短。从总体上说,“长江线”的南北对立主要是体现在中下游——为方便起见,本文称之为“下江线”^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南地区多与北方一致,因此,“下江线型”严格地说并不单纯是南北之间的对立,而是“东南-非东南”之间的对立,从方言区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东南方言-官话晋语”之间的对立。

官话晋语”之间的对立。

众所周知,在中国东南地区存在吴、徽、闽、粤、客、赣、湘、平、乡、土、畲等多种方言。以往我们习惯于从各方言区的角度去观察方言现象的分布特点。但如果从“下江线型”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景象,即“下江线”以南为一种形式,“下江线”以北以西为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在某些语言特征上,东南地区并不存在明显的方言区差别。例如,“清浊分调”(声调按声母清浊各分阴阳)是汉语方言的重要演变规律,平、上、入声在绝大多数方言里都发生了这种分化。但是,去声的演变明显地分为两派:官话晋语不分阴阳,东南方言分阴阳。据王莉宁(2009)对《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材料的统计,官话晋语(共 364 个调查点)中有 91% 的点不分阴阳,东南方言(共 566 个调查点)中有 84% 的点分阴阳。(参看图 3)学术界多认为今去声不分阴阳是“先分后合”的结果,若然,由阴去、阳去合并为去声的演变在官话晋语地区已基本完成,而在东南方言地区只呈现为一些零星分布。我们知道,声调辖字众多,其演变规律在方言分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去声是否分阴阳”这种大规律上的南北差异,有力地显示了“下江线”的重要价值。

又如(线北 | 线南):

面儿玉米~ 辣椒~(词汇 014): 面 | 粉

母猪(词汇 025): 性别词 + 动物名 | 动物名 + 性别词(猪母、猪娘、猪妈、猪婆)

脸(词汇 058): 脸 | 面

他(语法 003): 他 | 渠、伊

的我~东西(语法 041): 的 | 个

图3 去声的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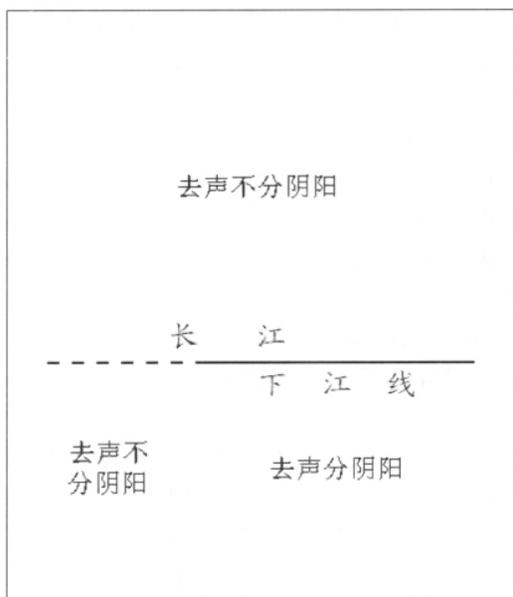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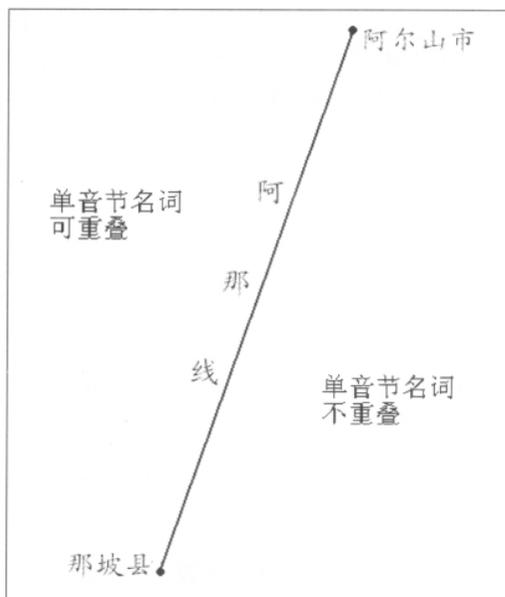


图4 单音节名词重叠



2. 东西对立型

③阿那线型

从地势上看,中国主要由从高到低的三大台阶组成。第一台阶即青藏高原,此为非汉语区,暂且不论。第二台阶主要是高原,第三台阶主要是平原,第二台阶与第三台阶的界线大致为“大兴安岭 太行山脉 巫山 雪峰山”一带,有人提出可从黑龙江省塔河县的开库康乡至广西东兴市之间画一条直线。(单之蔷 2005) 这条线与著名的“胡焕庸人口密度分布线”(从黑龙江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十分接近,只是线的南端一在广西,一在云南。

东西对立也是汉语方言的基本对立之一。第二与第三台阶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同时构成了汉语方言东西对立的界线。不过,东北地区只存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立,不存在汉语方言的东西对立。为方便起见,本文提出从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市(位于大兴安岭山麓,与蒙古交界处)至广西百色市的那坡县(位于广西、云南和越南的交界处)之间画一条直线,称之为“阿那线”,作为汉语方言的东西分界线。“阿那线”正好经过第二、三台阶的交界地带。

“阿那线”直线距离约达 3000 公里,比上文所说的“长江线”(从川滇藏交界处往下部分)的直线距离还要长得多。令人欣慰的是,在该线的两边,我们的确看到了汉语方言的一些东西对立分布(尽管比较少见)。例如单音节名词重叠(语法 059)在“阿那线”以西都有重叠的用法,在“阿那线”以东,除了湖南西南部也有重叠以外,其他地区都不能重叠。重叠是汉语的重要语法手段之一,“阿那线”构成单音节名词能否重叠的东西对立,表明该线具有重要的价值。(参看图 4)

又如(线西 | 线东):

问问〈方〉单音节动词重叠:你去~(语法 060):不重叠 | 可重叠

马铃薯(词汇 016):洋芋 | 土豆、地蛋、马铃薯

小孩儿(词汇 040):娃 | 小孩、小人、崽、团

玩儿游玩(词汇 156):耍 | 玩、嬉、搞

除了整体性的东西对立以外,部分语言特征的东西对立只体现在北方地区。由于分界线的核心地段是太行山脉,也可称之为“太行山线型”。该类型也许与汉语方言早期的分布状况有关。据李恕豪(2003)的研究,“秦晋方言区”是西汉时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方言区,而该方言区正好位于“太行山线”以西地区。不过,正如岩田礼(2009:16-17)所指出的那样,山西方言有时归西部,有时归东部,有时则自成一类。例如(线西 | 线东):

入声的分化(语音 005):清入次浊入、全浊入二分 | 清入、全浊入、次浊入三分

滚 公臻通合—韵母的异同(语音 181):韵母相同(uŋ、uəŋ) | 韵母不同

拔(词汇 130):拔 | 薅

掉树上~下一个梨(词汇 146):跌 | 掉

咱们(语法 004):“咱”读开尾韵[a] | “咱”读鼻尾韵[an]或鼻化韵[ã]

汉语方言的东西对立是方言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二 一致型

④长江流域型

图5 泥来母的分合



长江干流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 11 省市以及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支流流域还包括甘肃、贵州、陕西、广西、河南、广东、浙江等省的部分地区。流域东西直线距离约 3219 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 966 公里。流域总面积 18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近五分之一。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运输河流,年运量居世界河流第一。在中国古代,水运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长江流域依赖其水运系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带状地理单元。在这个地理单元里,许多语言特征以水路为媒介传播、扩散,从而形成一种与长江流域地区相对应的地理分布类型,即“长江流域型”。

[n]、[l]声母相混(例如:南 = 蓝 年 = 连)是汉语方言中一种重要的语音现象。在人们的印象中,南京、合肥、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方言都有这种特点,但具体的分布状况到底是怎样的,以前并不十分清楚。“泥来母的分合”(语音 057)、“脑老南

蓝泥来洪声母的异同”(语音 058)、“泥梨年连泥来细声母的异同”(语音 059)显示,尽

管[n]、[l]相混的地点南到广东、福建,北到甘肃、陕西,但主要分布地区正好与长江流域相吻合,离长江越近点越多,离长江越远点越少,可以说是一种“长江流域型”分布。(参看图5)

又如(内部|外部):

太阳(词汇001):太阳|日头

雹子(词汇007):冰雹|雹、雹子、冷子、蛋子、冰子

外祖母叙称(词汇045):家婆、家家|外婆、婆婆

肥皂(词汇117):肥皂|胰子、洋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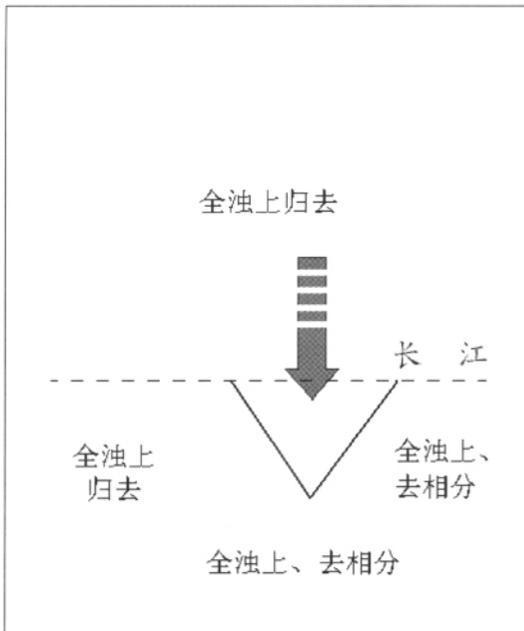
没有他~孩子(语法030):没得|没有、冇得、冇有、无不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的“长江流域型”中,有不少是局部性的。其中有的只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称为“下江流域”。例如“雹子”(词汇007)，“冰雹”的说法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的长江流域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冰雹”、“太阳”、“肥皂”等长江流域词正是今天的普通话词。

而另一方面,上海以及苏南、苏中地区常常置身于“长江流域型”之外。例如“外祖母叙称”(词汇045),从四川沿长江一直到安徽都使用“家婆”、“家家”等带词头“家”的叫法,江苏溧水、高淳也叫“家婆”,但南京、苏州、上海等地都叫“外婆”,扬州叫“婆婆”,泰兴叫“婆奶奶”,与长江流域型不同。又如[n]、[l]相混,虽然南京、扬州及其以南的丹徒、句容、金坛、溧阳、溧水、高淳有此现象,但并未扩散到东部的苏南、南通、上海一带,就连同属扬州市、与扬州接壤的江都也无此现象。岩田礼(2009:15)指出“语言特征沿着长江的移动却总是以逆流为主的”,长江流域型的“词形多数都是江淮起源的,尤其是以南京和扬州为中心一带应是语言创新的发源地”。不过,事实是在今南京、扬州及其附近地区往往不具有长江流域型的特点。这到底是该地区发生了新的演变,还是本来就不是长江流域型的发源地,需要进一步研究。

⑤江南漏斗型

图6 坐 大浊上与去声调的异同



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在第三台阶地区,从北往南依次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再往南就遇到了由武夷山、南岭、雪峰山构成的一个漏斗形屏障。该“漏斗”的北端在长江一带,中心正好是长江以南的两大水系——鄱阳湖水系和洞庭湖水系,亦即江西以及湖南的部分地区。在北方汉语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官话的部分语言特征突破长江天险,进入该“漏斗”区并逐渐扩散,在长江以南地区形成北大南小的分布。“漏斗”的内部与官话一致,两边为东南方言的原有形式。属于“江南漏斗型”的语言特征多半是官话的重要特征,而且是正在进行的变化。例如“坐 大浊上与去声调的异同”(语音027),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归去声(例如:坐=座,弟

= 递) 是官话晋语方言的共同特点, 在北方几乎无一例外; 在东南地区, 大部分方言全浊上、去相分, 但也有部分方言发生了全浊上归去的演变, 这类方言虽然各地都有, 但最集中的是分布在江西和湖南境内(占东南地区全浊上归去方言的一半以上)。(参看图 6)

又如(内部 | 外部) :

问微的声母(语音 052) : 零声母 | m

今特字的声母(语音 109) : tç | k

走(词汇 138) : 走 |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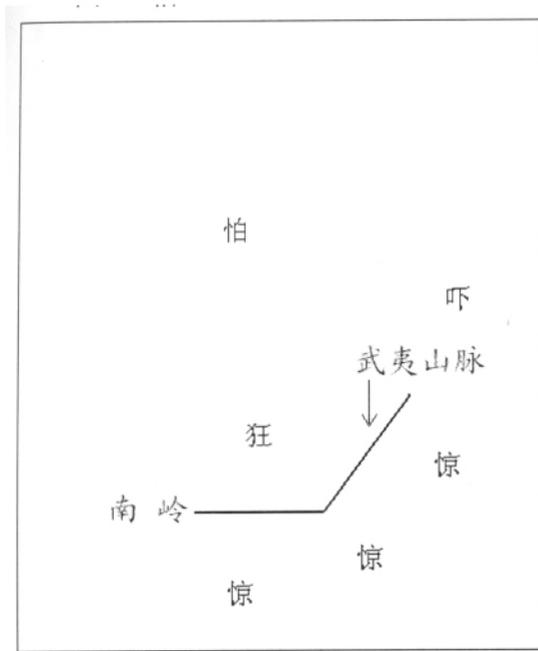
只鸡死了(方) 量词定指(语法 014) : 无量词定指用法 | 只鸡死了

不(语法 028) : 不 | 弗、唔、冇

⑥东南沿海型

“东南沿海”是指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一带, 特别是其沿海地区, 大致上相当于“江南漏斗型”的背面(南面)。由于西部武夷山脉和北部南岭的阻挡, 东南沿海地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因为海岸沿线一般都是平原地区, 海上交通也很便捷, 该地区内部往来相对来说比较方便。自古以来, 该地区内部移民活动十分频繁, 例如大量闽南人从福建本土移居台湾、海南、雷州半岛等地, 有的还北上到达浙江的沿海和海岛(例如舟山群岛) 或进入广东、广西腹地, 客家人以及讲畲话的畲族人也在东南地区广泛迁徙。这种地理、交通、移民的背景, 导致一些语言特征在东南沿海地区扩散或趋同, 形成“东南沿海型”的分布。例如“怕”(词汇 155), 东南地区的方言说法主要有“惊”、“吓”、“狂”、“慄”, 其中“惊”的说法集中分布在沿海的浙江中南部、福建、台湾、广东、海南以及广西部分地区, 超越了吴、闽、客、粤、平等方言区的界线。(参看图 7)

图 7 怕



又如(内部 | 外部) :

[m n ŋ] 韵尾(语音 121) : 3 个(m、n、ŋ) | 2 个(n、ŋ) 、1 个(n 或 ŋ)

楼 流流开一三韵母的异同(语音 164) : 韵母相同(əu、au、əu) | 韵母不同

萝卜(词汇 019) : 菜头 | 萝卜

人(词汇 039) : 农 | 人

知道(词汇 154) : 知、知 (知得、知影) | 晓得、识得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江南漏斗型”不断扩大, 新形式逐渐覆盖更大的地区, 东南方言的原有形式只能保存于离长江水系最远的东南沿海地区, 因而从另一方面造成“东南沿海型”的分布(例如“[m n ŋ] 韵尾”)。由此造成的“东南沿海型”与西部、北部地区的方言具有对立的关系, 它实际上具有存古的性质, 与通常由新形式扩散而造成的一致型有所不同。

式扩散而造成的一致型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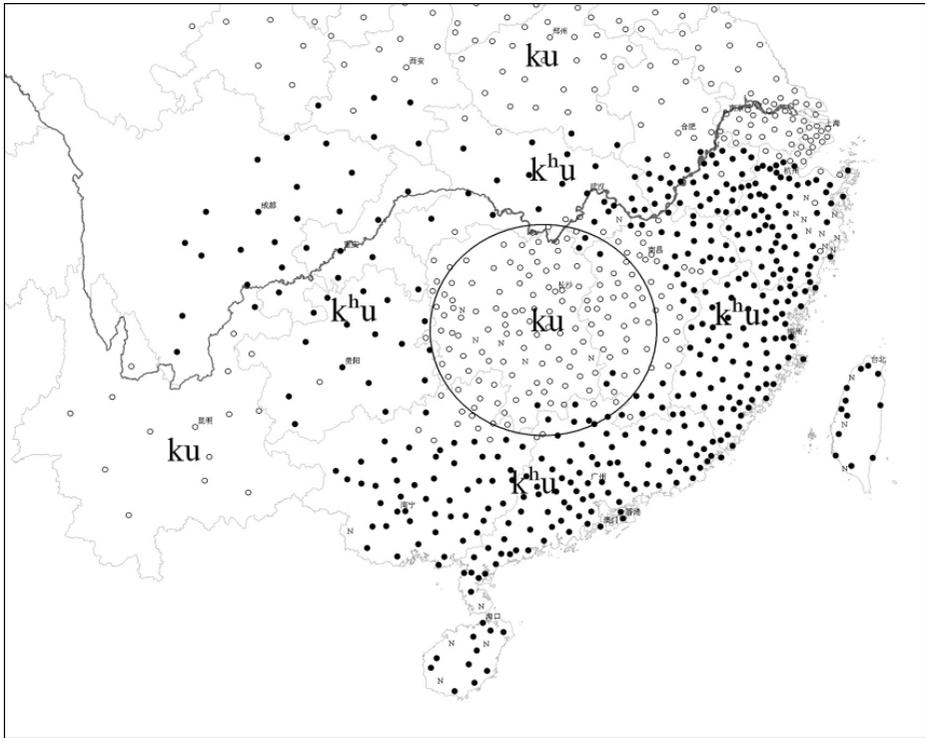
三 结语

在上述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中,“长江线型”是“秦淮线型”向南推进的结果,“江南漏斗型”是“长江线型”(下江线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结果。“江南漏斗型”如果持续扩大,会造成存古性的“东南沿海型”,最终甚至会覆盖整个东南地区,导致南北对立的消失。

在对立型中,南北对立是主要的,东西对立相对而言是次要的。不过,我们对东西对立的认识还很不够。在南北对立中,最重要的是“下江线型”,它也可作为整个汉语方言第一层次上的一条地理分界线。

南北对立背后的地理因素主要是河流,东西对立背后的地理因素是山脉,也可以说是高原与平原两大台阶之间的对立。“长江流域型”由水系构成,“江南漏斗型”由山脉合围而成,内部以水系为纽带,“东南沿海型”一方面以山脉为屏障,另一方面以沿海为纽带。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黄河不构成明显的南北对立,也不构成明显的流域型分布。

图8 箍特字的声母



应该说明的是,同一个语言项目,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宏观或微观、全国或局部等)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地理分布类型。反过来说,在同一幅方言地图上,可能既有A类型,也有B、C等类型。例如“深升深曾韵母的异同”(语音172)、“心星深梗韵母的异同”(语音173)、“马铃薯”(词汇016)、“儿媳妇叙称”(词汇053)既属于“阿那线型”,又属于“长江流域型”。又如“箍特字的声母”(语音107),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箍”字北方读如见母([k]等),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地区)读如溪母([k^h]等),但湖南、江西也读[k],从而形成一个奇特的“空心圆”(也像一个真正的“箍”),即湖南、江西(内核)读[k],周围地区(外圈)均读[k^h]

(再往外又是[k]了)。对这种分布的解释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我们试推测如下:一开始[k^h]呈“下江线型”分布,即东南地区均为[k^h];后来北方的[k]扩散至湖南、江西地区,变成了“江南漏斗型”分布;最后,吴徽语地区的[k^h]沿长江逆流而上,形成“长江流域型”分布,把原先“江南漏斗型”的北端封上,结果就形成了今天的“空心圆”。换句话说,今天的“空心圆”是由三种地理分布类型变化、叠积而成的。(参看图8,图中黑圈表示读[k]类声母,黑点表示读[k^h]类声母)

需要说明的另外一点是,语言特征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并不一定都是地理因素造成的,有的可能是行政区划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这种分布状况从表面上看虽然也是地理分布,但实质上是一种“政区分布”或其他分布,需要从地理以外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附注

- ①为《汉语方言地图集》里的图号,省略“卷”字,下同。
- ②限于篇幅,每类举3-5个例子,“|”前后的方言形式只列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楷体为说明性文字,下同。
- ③在地理学上,从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长江中游,从江西湖口至上海长江口为长江下游。历史上“下江”一般指长江下游,但“下江官话”也包括湖北部分地区。

参考文献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 曹志耘、王莉宁、张燕芬 2008 汉语方言里的“手”和“脚”,《汉藏语学报》第2期,商务印书馆。
- 李恕豪 2003 《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
- 单之蔷 2005 中国的美景分布,《中国国家地理》增刊。
- 单之蔷 2009 南北分界线上的迷雾,《中国国家地理》第10期。
- 王莉宁 2009 汉语方言声调分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白帝社。
- Zavjalova, O. & Astrakhan, E. 1998 The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a,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研究成果报告书-第1分册,远藤光晓编,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部。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s of Chinese Dialects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 and then studies primar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s of Chinese dialects from a macroscopical point of view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s can be divided into Opposite Type and Consistent Type in the first level. The Opposite Type mainly includes Qin-Huai Line Type, Yangtze River Line Type and A-Na Line Type, and the Consistent Type mainly contains Yangtze River Basin Type, JiangNan Funnel Type and Southeast Coastal Type.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s;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dialect map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s

(曹志耘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 黄晓东)